

烟雨黄石滩

汉滨 李焕均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不，细雨连绵，一下就是好几天。春节以来，许久没有出门，近日小疾初愈，憋闷的心早早在抗议。恰好，老同学相邀，于是陪一帮顽友，驱车前往距城二十公里外的黄石滩水库。

春雨如纱，天地一片朦胧。鹅黄的树芽，在细雨中显得格外娇嫩；片片油菜花，沐浴着春雨，如出水芙蓉，湿漉漉的，婀娜多姿；哗啦啦的河水，在两岸青山的辉映下，似绿纱缠绕，翩翩起舞，煞是可爱。

烟雨中的黄石滩水库坝堤，显得格外高大、伟岸，那五个红色大字，由朦胧到清晰，迎接着我们一步步登上坝顶。坝顶长约200米，宽约10米，两边建有护栏、花坛、灯柱，红砖铺就的坝顶地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坝顶东西两边分别矗立着一个小山包，犹如一对荷枪持弹的刚强卫士日夜守护。泄洪渠和排沙渠上各建一座红顶高塔，恰似两个娇羞的新娘，与两个小山包紧紧相依。

此时的黄石滩，蓄水过半。站在坝顶，举目北望，青山连绵，绿意盈盈，在这秦岭南麓，就像一颗美丽的蓝宝石。山上烟雾缭绕不见顶，水面朦胧一片不露底，山水在细雨中融为一体，携手向远方纵深，不知其几千里也。借助这细雨的魅力，黄石滩将它的神秘影显得淋漓尽致。此时的我，也油然而生“高峡出平湖”的骄傲和自豪。

泛舟？这是个不错的提议。嘻嘻哈哈中主人叫来一条铁船，十几个争先恐后登船入仓。为保障安全，当地管理部门取缔了私家木船，统一配备了装有柴油发动机的铁船。我们的铁船“突突突”逆湖而上，将平静的湖面犁开一扇扇波浪，水花荡漾，滚滚远逝。细雨渐次增大，如线般垂落在船头的湖面，激起无数个圆圈，使整个船似乎在一面巨大的渔网中前行。雨雾越来越浓，铁船沿着右岸慢慢“突围”，岸边的树草灰绿一色，只有靠近了才可见其真面目。

船进一个急弯，突然从一簇灌木丛中“嘎嘎嘎、扑棱棱”飞出一对野鸡，吓得船上的人惊叫一片，几位女士顿时花容失色，两个小孩面面相觑，船体摇摆，几把花伞纷纷落湖中。随即哄笑一片，许多人捂着肚子，眼泪都笑出来了。船工只好熄火，笑着用船上的竹竿把落水的雨伞一一打捞。

航行途中，不时看见颜色不一、大小不同的鸟儿从湖面飞过。据船工介绍，自黄石滩水库蓄水以来，因退耕还林，库区水草丰美，大约有百种鸟类在这里迁徙、定居、栖息、繁衍，一年四季鸟语不断，库区人们靠水吃水，建垂钓场、开农家乐、跑船运，日子蛮不错的。

由于下雨，游人不多，烟雨中的黄石滩显得十分空旷、静谧。湖上除了我们外再无人，岸上不时传来刺耳的摩托车和汽车声，偶尔还能隐约听到岸边居民的交谈声。置身其境，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之感。于是，几个活跃的老同学便近开喉咙尽情高歌，歌声、笑声、掌声、欢呼声和着雨雾，在宽阔的库面久久回荡。

雨越下越大，雾气更浓了，我们只好在无奈中恋恋不舍弃船登岸。站在坝顶，已分不清东南西北，雨和雾将山水紧紧拥抱，天地一色，一片茫茫。丝丝烟雨环绕周身，如坠仙境。

“苍苍烟雨里，何处是咸京。”远处，雁击长空，鸟鸣依稀可闻……



县河夏日

汉滨 陈静华

夏季的县河，小河澄碧，花木葱茏，适合纳凉游玩，临水而建的农家乐星罗棋布，游人像小河水一样流淌而过。夏天的县河属于孩子们，他们手拿渔网去清静见底的溪流里捕捞小鱼小虾，或者手握水枪滋滋地打水仗，或者在父母的陪伴下在河里戏水。

去县河，划竹排最是惬意，小小竹排水中游，两岸青山相对走。县河的竹排大都由毛竹捆扎而成，中间撑一把蓝色大伞，伞下放几把木椅，排上备有救生衣，有专业船夫划竹排。划竹排的老船夫竹篙轻点，竹竿在水中翻飞，竹排便逆流而上。游客们跃跃欲试，经过指点，手中的竹篙左右开弓，拨开水流，竹排仿佛一下子有了轻功，迅速掠过水面，惊起水鸟扑棱着翅膀飞上岸边的树梢。

撑竹排的是一位白发老人，他皮肤黝黑，精神矍铄，肩上的袖章上“安全员”几个字赫然在目。他提醒大家穿上救生服，说“安全要紧”。老人的竹排撑得非常熟练，平稳的竹排载着我们缓缓向上游划去。我们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非常健谈，他说他是县河村人，今年68岁了，在黄河河上划了十多年竹排，被村上聘为安全员，在这条河上他曾营救了来自咸阳的两名溺水游客，县河记住了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汪德义老先生。

黄昏时分，暑热渐渐褪去，阳光透过树梢洒在水面上，也洒在游客身上，给他们编织起五彩斑斓的纱衣。清澈的河水里，鹅卵石和小鱼儿清晰可见，青绿的是长满苔藓的，棕黄、红褐、亮白的是被河水淘洗干净的。晴朗的日子，黄河水流平缓，时而有调皮的小鱼轻吻着浅水处游人的脚丫，于是引来一阵阵惊喜的欢笑声。岸边的人早已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投入水的怀抱，被阳光炙烤过的河水比温泉还要舒适。头伸进水里，光滑的鹅卵石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夕阳西下，光线渐渐昏暗，游客们这才纷纷上岸，四散到附近的农家乐，小桥旁，柳树下，宾客欢宴。去品尝辣子鸡、炸小鱼、酸菜软饼等山野美食。油饼金黄酥脆，配上青椒蒜泥，美味开胃；辣子鸡是散养土鸡，很有嚼劲；小鱼裹上淀粉一炸，酥脆可口，再配上自酿的酒水，尽可大饱口福。

暮色四合时，游客们才走出栽满百日菊和各色花朵的小院，跨过慈安桥，经过栽满柳树、紫薇、槐树的村子，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

和母亲采茶

平利 王仁菊

就高兴得献宝似的，若有人说火候口感差点意思，她便会阴了脸，原本是要给人家包些新茶拿去喝的，也不给了。多数时候，大家都说母亲制茶的手艺了得，至少在咱村儿是叫得响的。想想也是，被雨露、花香和自然华光滋养孕育的芽叶，再经了柴火火锅的捻焙，那种天然于野的舒展和馨香确实无可比拟，母亲制茶的自信一年高过一年。

说是野茶并不十分准确。老茶山距离我家老屋五六里路，山上茶树初为野生，土地到户时，因山高路远，也因茶生遍野，划成了“集体经济林”，并连年扩植出了千余亩的大茶场。好些年里，那是全村人气最旺的地方，一年春秋两季好茶，绿叶子变成花票子，生产队的工分值就热了三分。改革开放后，人像水一样流出村子，人户搬得离山越来越远，老茶山几年间就荒废起来，场房悄然坍塌，茶林与周边林机锈成一疙瘩，一部分野生野长，一部分悄然萎去，一年年的茶籽落在地上，稀稀疏疏又生出好些小苗来，野茶的山场也越来越大。

等我们收拾妥当出发的时，太阳已经很晃眼了，一路上，母亲兴奋地指着路边的花草草说哪些人能吃，哪些猪喜欢，哪些牛羊喜欢。又讲老茶场的历史，说早年土木结构的房子十分阔大结实，每间都有农家三间土屋大，全凭梁木榫卯咬合支撑。有杀青室、揉捻室、烘炒室，还有一个场长室哩！那场长是个大茶篓子，为贪一口好茶，一人守着一座山，把茶当饭吃。说到那些年上山采茶、梳林、挖野菜药草的情形，高兴地哼唱起来。说那年月，他们上山劳作时常赛歌，唱《南泥湾》《北国之春》这样的正经曲子，也唱戏曲打趣或编排人。我知道母亲一副好嗓子，逗她说那来一段，母亲笑嘻嘻地说：“那时的茶山真是个好撒欢儿的好地方哩！”

我小时候也常上茶山，那时茶山已然荒废成了个放牛场。放牛娃们分工合作，守住茶山制高点，任由牛羊四散啃食，人懒散地席地而坐，摆古今，抓石子，打扑克，唱山歌，眯瞪小觉，或

四处寻觅野味儿。茶山里生长着百合、小蒜、黄姜、山药、天麻、牛肝菌等草药、野菜。山野花四时不断，一朵花住住就是一颗果子，那些花和果子在阳光雨露中生长，也在娃们心中生长，他们如鸟雀一般的灵性和贪嘴，也总能和鸟雀一起循味而来，人在枝丫上忙碌，鸟在树顶上抢食。整个夏秋，山上的糖梨、樱桃、山楂、林擒果、猕猴桃、羊奶子、八月炸……不下二十余种野果，茶山成了我们的水果铺子。

山上茶叶已发得很深了，多是鹰爪状芽叶，母亲专挑了野刺架架下的采，说这样的香花茶最是香哩！我曾读过一饮茶人笔记，说山野里采茶，最好用小袋分棵装叶，分袋炒制，制成的茶鲜香各异。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黑面馍馍包酸菜——丑人多作怪。再喷香的花，氲到茶叶上，再炒出来，只怕是人想着香，还能香过茶叶去？我被她逗得哈哈大笑，想想还真是，茶就是茶，加进什么花都是陪衬，花再香总归不是正经的茶。

登上老场房旧址，方圆几十里山野尽收眼底，深深浅浅的绿如青罗碧玉般把远山近川晕染得美轮美奂，碧空流云，峰峦吐翠，鸟鸣啾啾，山花烂漫，风一动，香一重。远处林子里，采茶人的身影影影绰绰。转身，意外发现一片红彤彤的野泡铺满草丛，玛瑙般圆润饱满，一时雀跃不已，母亲却说，那是蛇莓，人吃不得。又说，蛇是有灵性的，替人守山守屋，有灵蛇守的山，长啥都发旺。一群鸟雀呼啸而过，母亲让快听背背鸟叫，仔细听还真有“背背笼，背背笼”的叫声。母亲一脸崇敬地说，这些阳雀都是预报员哩！芝麻雀叫了，就该种芝麻了；背背笼雀叫了，就该搬竹竿了；快黄快割一叫，豌豆麦子就要黄了。这些雀儿都是自凤凰山上得了鸟王令来的，专程指导农人收种哩！若是误了农时，鸟王是要罚的。我听得神思恍惚，满目青山一时云起雾绕起来，像一出神话的场景。

太阳西斜时，我们满载而归。母亲说茶炒好叫我带一包走，给城里同事朋友尝尝咱山里的香花茶，也是个新鲜哩。

凤堰的春天

刘忠锋

陕南最不缺少的山和水，有了山水大自然就充满了灵气，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位于汉阴县凤凰山下的凤堰梯田便是一处人杰地灵的人间福地。独特的山形地貌造就了温润的气候条件和人居环境，在当地人的世代改造和辛勤雕琢下，绘出了一幅梦里水乡的画卷。那一层层镶嵌在山水之间的层层梯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过去那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现在已经是声名远播的美丽乡村，秀美的田园风光，别致的民居建筑，辉映着多元的民俗文化，彰显着独特的地方特色。

丁丑年三月我去凤凰山摄影旅行，途中突降春雨，考虑山上起雾不宜观景，于是去了凤堰梯田，就是那次不期而遇的邂逅，它的壮美从此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是正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凤凰山上向下俯瞰，一幅黄绿相间，大气磅礴的动感画卷即刻映入了眼帘，灿烂的油菜花像晚霞一样从脚下一直浸染到了烟雨迷蒙的远山，那种震撼人心的色调既有油画的质感，又有水墨的神韵，无论透视的角度，还是线条的粗细都把把握得准确得当；色彩的搭配与过渡也处理得恰到好处，把春天的热情和奔放表现得令人窒息。极目远望，弯弯曲曲的田埂用大写的笔法勾勒出了气势恢宏的画面，那些看似无序的图案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巧夺天工。仔细品味着眼前的绝世佳作，突然感觉自己渺小得不如画面上的一滴水墨，遥想当地先民背井离乡南迁至此，修地造田的艰辛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醉人的春雨如丝如缕，依山而造的梯田从河谷中蜿蜒曲折，层层迭起，像千层金浪从天而降，又像一把把无骨的折扇横放在天地间，均匀的褶皱呈指纹状向上收拢，形成一座座硕大的灯台。远处的梯田或散或连，像一片片金色的海子点缀着广袤的群山。

行驶在盘山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油菜花混合的清香，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诱人气息，淡雅中融有一丝浓郁，浓郁中藏着一种神秘，浓的不张扬，淡的很含蓄，只需一个深呼吸就足以让人爽彻心扉。车窗外细雨如丝，远处的梯田披着一抹缥缈的薄纱，遍野的青翠在春雨的沐浴中娇嫩欲滴，道路两旁盛开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

雨中的凤堰梯田不仅有烟雨江南的温婉，而且有雄奇北国的豪迈。地处河谷地带的田地良畴万亩，畦畎相望，阡陌如绣，漫步在花海中，听雨声缠绵，仿佛进入了梦境一般。地处山坡地带的梯田层层叠叠，犹如飞瀑直落云天，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仰观其上像一部通向九霄的旋梯，每一步都烙下躬耕者的深深足迹；俯观其下如同一部翻开历史长卷，每一页都写满了时代发展的沧桑巨变，走进这部鸿篇巨制，总有一种无形的炽热激荡在心头，回望历史无限感慨，展望未来豪情满怀。

雨中的凤堰梯田蕴藏着一种自然的古典美，那是一种既灵动又飘逸的美，像天上的仙子翩然而至，一个个端庄优雅，在烟雨蒙蒙中时而若隐若现。雨中的凤堰梯田还显露着一种时尚的现代美，那是一种随意而洒脱的美。

雨中的凤堰梯田不仅有动人心魄的梯田，而且有造型别致的民居，那些错落分布在田间地头的民居中有传统的院落，也有独栋的小楼，家家户户的房屋后不是背枝翠蔓，就是桃李芬芳，一栋栋白墙灰瓦的中式洋楼就是陕南农耕文化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融合体的完美展现。一条条通村公路在田间地头蜿蜒穿行，把大大小小的农家院落串联在了一起。行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可以忘却时间的概念，任凭春雨浸湿一段别样的思绪，可以信步徜徉倾听细雨的窃窃私语，也可驻足在小桥上目送溪水潺潺悠悠远去，在如痴如醉中静享一段安闲恬静的时光。

凤堰梯田不仅景色迷人，而且民风淳朴，当地人热情好客，即便在路上偶遇也会点头示好，他们给予远方客人的不仅仅是笑脸相迎，更多的是一种尊重，若有幸受邀到他们家里做客，更能感受到一种无微不至的热情。只要客人进屋主人就会赶紧招呼，忙着端茶倒水，盛上水果点心，并且主动同客人聊天，让人很快就能消除陌生感。如果聊得投缘，还能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入席前主人会邀请邻居或族人前来作陪，以示对客人的欢迎。端出来的菜是农家菜，斟满的酒是自酿酒，主打的菜肴有美味的腊肉，鲜香的豆干，肥美的稻田鱼，还有现采的时令蔬菜，少则十几道，多则二十几盘，诱人的香气在主人的热情中氤氲，整个屋子都充满了友好的气氛。他们的言谈举止让人感到亲切，既有南方人的文雅又有北方人的豪爽，我很喜欢他们的真诚和坦率，那是一种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化才形成的高贵品质，也许正是这种品质才使得他们扎根于此，躬耕不止，奋斗不息。

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造就了凤凰山的雄奇瑰丽，凤堰先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农耕文明的不朽奇迹，二者的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法道，凤堰先民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修地造田，用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谱写了认识自然、敬畏自然、改造自然的壮丽诗篇。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古梯田在阳光的普照下显得更加妖娆动人，放眼望去，桃红柳绿，黄花逐浪，一派生机，那些没有种植油菜的梯田里已经蓄满了水，抢抓时机的农人们头戴斗笠，扬鞭扶犁正在为春季插秧提前做准备，举手投足犹如版画的刻刀把厚重的农耕文化深深地刻进了时光的年轮里……

短暂的旅行，深刻的记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凤堰梯田的壮美都会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果香园 罗凯利作

瀛湖

第1350期

我能代很多人喊一声

陈瀚乙

我能代父亲喊母亲一声“哎” 我能代奶奶喊母亲一声“天慧” 我能代外公对别人介绍母亲说“这是我姑娘，大名叫卜天慧” 我还能代我娃喊母亲“奶奶” ……

我能代许多亲人叫出我母亲的称呼 好像把母亲的亲人都聚在一起 我又忍不住住儿子的身份喊母亲一声“妈” 我听不到的回答已近20年

婆婆也是妈

旬阳 赵苗

初识婆婆，在我和老公结婚前的一个冬天。虽然天气很冷，但婆婆为了迎接我的到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婆婆个子不高，一头短发显得格外干练，温柔的眼神中透出慈祥，风趣的言谈中，和蔼可亲的笑容，让我感到亲切。

我和老公结婚以后，每次周末回家，婆婆都会提前晒好被子，做好饭菜，临走时还会给我准备一些零食。儿子三岁时要到县城上幼儿园，婆婆便毫不犹豫地放下了经营半辈子的服装店，从生活了五十余年的老家搬到了县城，开始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自此，我更是深刻感受到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真正涵义。

婆婆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每天早晨都是第一个起床，烧好开水，准备好早餐。吃完早餐，我和儿子出门以后，婆婆总会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下午回到家，餐桌上都会摆满可口的饭菜，每次婆婆都是先吃完饭才开始刷碗。周末为了让我能更好地休息，婆婆也是啥活儿都抢着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